

呼出四皓复照商山

——王家民长篇历史小说《商山四皓》阅读笔记

天地何皓皓，浩歌唱浩风。在陕西，宝鸡有“横渠四句”，宋代大儒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渭南有“四知先生”，东汉廉吏杨震所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蓝田有师从张载的一门四进士“蓝田四吕”；商洛有师从荀子的“商山四皓”。相较前两者的妇孺皆知，后者却是近乎被遗忘的巨大存在。

王家民先生的长篇小说《商山四皓》，以对话千载的勇气完成了一次“喊山”之举。呼出“四皓”这样一组中国历史上处于秦始皇与汉高祖两大显赫帝王之间的传奇人物，有关四皓的史料与传说，历代不乏著书立说者，但多少有些语焉不详、形象苍白，在小说描述的历史场景中，四皓人物既生动鲜活又个性鲜明。林泉高致，超然物外。这种气节与风骨，不仅为司马迁、班固的《史记》《汉书》所记载，更为包括李白、杜牧、柳宗元、白居易等在内的历代诗人所吟咏，为历代史家所敬仰。诗仙李白奉为“四神”：“白发四老人，昂藏南山侧。偃卧松雪

间，冥翳不可识。”白居易赞叹道：“皤皤四先生，高冠危映眉。从容下南山，顾盼入东隅。”

秦汉何巍巍，四皓何皓皓？莫道商山文脉深，风追四皓惟此君。王家民先生尤为令人敬佩的是，作为一位从事艺术教学的教授、一位秉持传统笔墨的画家，在其年逾花甲卸去繁冗之后，回归赤子之心，历时十载，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完成了对先贤与母土的一次深情致敬。这本《商山四皓》，可谓“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带领我们穿越时空重回秦时明月汉时关，映出四位忠肝义胆、烛照乾坤的丰碑人物，可知可感、可敬可佩、可歌可泣，大气豪迈，百转千回。

怎样的四个人物，怎样的传奇佳话，引得王家民先生深情眷顾？一个最为直接的因由是，商山系王家民先生故土，自幼民间流传耳濡目染的有关“四皓”的传说，犹如根植于心的一颗灵性草籽，在穷尽半生的水墨生涯中，无数次心怀敬仰、描摹追写四位先贤，所涉猎的有关“四皓”的历史典籍、民间传说，所寻访的人

文遗迹、风土人情，熟稔于胸，并交相浸润，最终催发出了这部鸿篇巨制。这种积久勃发的精神，如同陈忠实先生笔下的《白鹿原》，幻化而出中国文化的白鹿精魂。

就像是圣经里的《出埃及记》，商山四皓的一度“出商山记”，二度“入商山记”，由佩戴秦始皇到萧然离朝“护书”而隐，到拒绝汉高祖刘邦，再到辅佐刘盈扶危室于即倒，携手稳定了汉初政局后又悄然离去……四皓的抉择给历史留下了值得深思又耐人寻味的谜团，仿佛重重迷雾，有人称道，更有人不解其“护主”之举，善于翻案的杜牧诗曰：“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对此，历史学家学人无不质疑。历来成王败寇，谁会替代“四皓”回到人之本、家之本、国之本？“四皓”的源流根本何在？音容笑貌何在？言谈举止何在？传奇故事何在？

史学追求史实与考证，文学追求情感与生活。长篇历史小说《商山四皓》的可贵之处在于，从血脉深处生发的情感认同，并借助这种强大的情感认知，再现了

四皓身上“愚、神、刚、正”的人格力量。在庙堂与江湖之间，围绕四皓铺开的关系大网，从伦理争辩到良言劝善，或疾或徐，或张或弛，却总有一种家国情怀与热血情熔铸其间，尤其是细密织入的或血泪或威武或旷达的历史人物及重要场景，嬴政、刘邦、李斯、吕不韦、刘盈、吕后、张良、萧何等人，如影随形、历历在目，与“庙堂言”与“江湖语”相呼应的山老人、良娃、虎豹兄弟、残疾民女，抱朴归真，苍生民瘼。凡此种种，积细积微、至情至性，是大开大合的大争之世大显大隐，既是浓墨重彩的一曲浩然长歌，又是打马绝尘的一抹远山淡影。

皓皓如明月，明月何皎皎。王家民先生笔下的商山四皓，化山为神，卧松饮雪，成为中国历史文化渊源的高山峡谷，如虹飞瀑，入潭成溪，汇流成海，涤荡心灵。

呼出四皓复照商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山高月小，依然如炬。商山四皓堪称中国历史“千年雪翁”，雪落千年，光照亦千年。 □张念贻

致敬，工会新闻人



难得有个假期，竟有时间翻腾旧书柜，把袁超先生的《书屋往事》又翻出来了，于是再读一遍。

《书屋往事》的封面上有一句话：“回到来时时的路口，熟悉与陌生同样怦然心动。”第二次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确实又一次“怦然心动”。

和袁超先生相识，大约有二十年了。那时，他领衔《河南工人报》，是工会新闻界的大佬，有脚力、有思想，有胆识、有担当。当然，他的人生中也有无奈，但是风雨过后，哈哈一笑，这些全作了故事的佐料。

记得是四年前，我有公干到郑州，给袁兄打电话，谁知，他竟千里迢迢，从安徽赶了回来，见面时手里还提了一瓶酒，说是要和我这小老弟“整两口”。那一次，袁兄说：“退休了，自由了，可以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了。”两年之后，《书屋往事》就寄到了我的案头。于是，我又一次感叹，袁兄真是一个善做善成之人。

《书屋往事》21万字，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三块内容：“书屋往事”“梨花落时”“卡夫卡的小屋”，共51篇。这本书，不再是新闻体式，却依然是最普通的人、最普通的生活、最普通的态度、最普通的关怀，至柔、至顺、至简、至淡。读这样的书，如饮甘泉，如食酥酪。

袁兄以书的开篇篇名作了书名，可见他对这一件事是怎样的萦怀。《书屋往事》一篇，记叙的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这么多年扶持倡导的“职工书屋”的建设行迹，也是袁兄用心用力用情的一段人生足迹。“职工书屋”在中州大地遍地开花，叫响了工会的一个时代品牌，袁兄说：“中国人讲究与人为善，天底下还有什么事比助人读书、劝人读书、供人读书的事更善呢？”

书中，袁兄记人，深情款款，如写“菩萨心、婆婆嘴、橡皮肚子、飞毛腿”的内黄县总工会主席邵敬春，醉心于职工服务，一干工作就来劲，读来让人倍感亲切。袁兄叙事，鞭辟入里。袁兄说：“其实，很多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有很多政策可以变通使用。但对于不愿费事的人，就成了问题。”他还说：“面对群众，不能解决问题，主要还是看当领导的用不用心。”这些都是新闻工作、群众工作的经验之谈。

又一次一口气读完《书屋往事》，又一次满口留香。袁兄把深沉的思考，把悲悯的情怀都留在了字里行间。他说：“人生的名利得失都是过眼烟云，能顺从内心的感觉，为工人兄弟做点有益的事情，才对得起那一声‘袁师傅’。”“一个内心自带光源的人，会随处播种善良散发光芒。”“内心自在，是一个人最美的模样。”“从心尖尖上自然流淌出来的灵魂感悟，那就是心血。”

袁超兄的书写得很美很静，我在大疫之后的春光里再读这本书，亦觉很美很静。美美与共，宁静致远，我再次向袁超兄致敬，向曾经的工会新闻人致敬！ □严天池

石屋夜读

客居山村，天色渐晚，风雪欲来。

只见一篱笆墙小院，信步而入，小院内石头铺路，更妙的是，石头路的尽头，竟然是一座石头四合院，窗户外闪烁着暖暖的光。此时，我已经被冻得手脚冰凉，一推门，暖洋洋的热气就先拥抱了我。

这是由几间石头窑洞建成的四合小院，房子的主人是一位乡野老者，长长的胡须，满面笑容。他邀请我进来，暖和暖和。我不禁先打量这座石头房子，墙壁是地地道道的大石块，方方正正，整整齐齐地摆放，毫无打磨或雕琢。墙壁上还挂着蓑衣和斗笠，仿佛人们穿戴上可以随时在乡野劳作。尽管窗外天寒地冻，石头房子里却温暖如春。透过窗玻璃，可以看到夕阳渐沉，暮色四合。

石头房子里，我惊喜地发现，在石头墙壁上，有一排排的书架，上面整齐地摆放着老者的藏书，或诗词，或古籍，或地方史。我的眼睛开始放光，目不暇接地浏览起来。

石屋夜读，是这样一种让人陶醉的感觉。手中捧着书，那些书历史久远，泛黄的书页上，写满了久远的故事。此时，石头房子外北风呼啸，似乎明天又是一场大雪封门。可是，心却如此安静，似乎平日的纷扰世界都离你越来越远。此时，你只是和这本书默默相对，满心欢喜。

四下里是如此宁静，你似乎听不到一点声音。可是若有若无，听到有火炉里劈柴燃烧的“噼啪”声、老者细碎的话声和村子里远处的大吠声。之后，一切都静了下来，安静得让你仿佛能听到窗外雪落的声音。暮色四合，石头房子里亮着暖洋洋的灯。似乎我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在聆听书内先贤的教诲。

手中是一本地方志，厚厚的书页上，记载着这个貌不惊人的山沟沟里，竟然有如此多的智者和先贤，他们曾经在这里劳作，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我一边轻轻地翻动书页，一边禁不住啧啧赞叹。

石屋夜读，颇有些曼妙的意境。突然想，古人是最喜欢挑灯夜读的，最妙的是红袖添香，有佳人陪伴。人们焚香夜读，颇有些悠然之境。那时节，该是青灯如豆，闪闪烁烁。在一片暗香浮动中，柔烟袅袅婷婷。此时，静心夜读，品世间沧桑，悟千古佳句。如此想来，在这石头屋子里，点上一支香，青烟弥漫，案上一本古诗词，情意绵绵，也是一种风趣。此时，哪管什么窗外寒风大雪，一切都化为读书之乐了。

老者见我读书，便说：“我老农一生最爱两件事，耕与读。晴天耕作，雨天读书，自有风雅。在这大雪封门的漫漫冬夜，读书更是妙极。”这位老者出言不俗，必是一个智者。我们围着火炉，对着一部著作，侃侃而谈。

当家人做好了晚饭，老者饮用白居易的诗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我欣然点头。在这样赋有风情的石头房子里，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哪有不共饮的道理。

那一夜，我读书到了深夜，不知窗外的雪下了多厚，只知道我的心宁静如初，那书页上的字字珠玑…… □王南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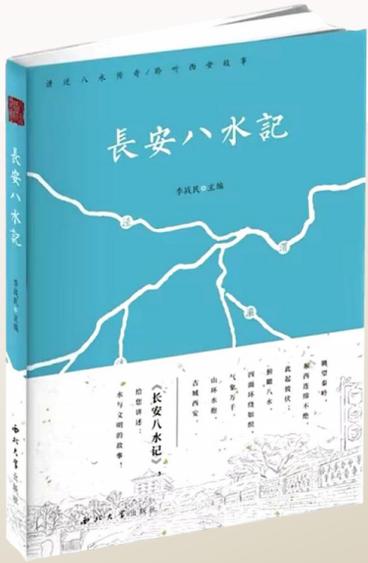
荐读

李战民先生主编的《长安八水记》，是一部解读水与生态环境、人类发展的文化读本。它以现存的自然河道为脉络，以历史文化为内涵，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讲述“八水绕长安”的故事，深刻揭示了水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水和人们生活之间的关系。

“且夫齐楚之事又乌足道乎！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始终霸（淄）、产（济），出入泾、渭、鄠（泂）、镐（漓）、潦（滂）、滴，纤余委蛇，经营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异态，东西南北，驰骋往来……”这是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在著名的辞赋《上林赋》中，对汉代长安上林苑巨丽之美的描述。从此，就有了“八水绕长安”的说法，并经历代文人骚客反复吟唱流传至今。

《长安八水记》编委会主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留珠说，“八水”之中，渭河是最长、最大的一条，汇入黄河，而其他“七水”原本各自直接汇入渭河，后随着时代变迁，情况有所变化——泾河成为渭河的支流，漓河成为渭河的支流，渭河又成为泾河的支流。

“长安八水”是长安的文化符号，“长安八水”是



西安发展的历史坐标。今天的“长安八水”流域，仍是西安发展颇具活力的地方，“长安八水”还是西安生态文明的晴雨表，《长安八水记》是反映人水和谐的文化读本。 □韩宏

那些历史上生动可爱的人

西汉汉成帝始年间，陕西关中地区一连下了四十多天雨，雨水所过之处，墙屋倒塌，田地淹没，道路泥泞，人们困在屋中不得出，这让人们不由得感到绝望。恰恰此时有人相传，还会有更大的雨，一传十，十传百，传着传着这句话就变成了“一日之内必有大水”。这句谣言还有不同的版本在流传，京城长安，百姓们恐慌至极，纷纷准备逃离关中，老弱因为跟不上人潮滚滚遍地，场面非常混乱。大将军王凤听闻此谣言后，命令工匠赶紧准备大船，好在大水来时及时保护皇帝，并且召开紧急会议，让无法登船的大臣们，携家带口先往城墙跑。大将军这番话，让谣言变成了灾难预警，于是恐慌更加严重了。

左将军王商对此却表示怀疑，他在朝堂上问大家，古书中黑暗无道的朝代也没被大水淹没，国泰民安的汉朝为什么会有这种灾难？而且水从哪里来？围绕长安的几条河流地势都低于长安，怎么会淹没长安呢？如果水从秦岭来，秦岭哪来那么多水？这些问题点醒了众人，汉成帝也反应过来这是谣言，当时就想抓来造谣的人问罪。但王商说，百姓现在正处于慌乱中，此时抓人更是乱上加乱。现在首先要让各级官员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上城墙，不要慌张，只要官员们镇定自若，百姓自然也就平静了。汉成帝按照王商的对策照办后，果然逐渐平息了这次骚乱，待雨季一过，一切也就恢复正常了。

对谣言的处理有周厉王那种捂住人嘴的，有秦始皇那种株连杀光的，也有文中汉成帝大事化了的。这些故事多内化为古代王朝对于处理同样事情的实践经验，或成为后人茶余饭后的闲谈趣闻。历史可以不那么严肃，在我们熟知的兴亡更替的大框架中，历史还有另一番样貌。

作家许石林摘取了古代各种玩



味有趣的历史小故事，并把它们汇编起来，成为一本类似《世说新语》的古代闲文轶事集，取名《桃花扇底看朝》。书中的小故事在现实残酷的历史中，显得如此可爱并富有智慧。历史上那些小人物，也值得被书写。

宋朝有个人叫张咏，“水滴石穿”“不学无术”这两个成语均出自他。张咏其人文武兼备，又聪明能干，但性情暴躁。自以为文章漂亮，科举却名落孙山，他不是沮丧也不是奋发图强，而是暴怒将儒生穿的衣服扯碎，然后上山学道去了。后来张咏到益州做官，地方有个小官也是读书人，张咏让地方官员互相提意见，这个小官不愿意做。张咏就说，不做可以，等你退休了再说。这个小官也是暴脾气，退休就退休，随即写了辞职申请，其中还发了两句牢骚：“秋光却似情薄，山色不如归兴浓。”张咏看过后不但没生气，还格外欢喜，跑去找到这个小官给他道歉，欣赏他的才华，用诚意把他挽留了下来。张咏虽然毛病很多，但他却为人宽容，对于

有真才实学的人格格外热情，不会憋着给人穿小鞋。

张咏初到益州时，当地小吏按惯例刁难新来的官员，流水一样的官员和铁打的本地吏役本就不对等，吏役经常靠给官老爷下马威，来试探深浅。但这回撞枪口上了，张咏立马就教训了这个刁难他的老油条，给他戴上了枷锁。而这个老油条开始犯浑，死活不肯将枷锁摘下来，故意让张咏难堪，并跟众人说戴上容易，脱下来难。张咏的暴脾气容不下这个，当时就叫人把他按在地上，手持大刀，一刀一刀地砍枷锁，边砍边说：“这有什么难的！”这个举动不光吓惨了老油条，还镇住了小吏们，迅速掌握了主动权。

这样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在官场中很难不得罪人。张咏批评宰相后，宋真宗挡住了宰相对他的报复，看了他的诗后，还赠给了他一柄极其精美的扇子，以此表示赞赏。皇帝的知人善任，也让巨子的本心得以保留。

作者以伦理道德作为这本书的编排核心，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相信美好与善良，从古人的身上重拾那些曾被人称为迂腐被摒弃的礼义廉耻，以趣闻轶事的戏谑方式从历史人物的小故事中去寻找智慧。那些言语、事迹，往往让人拍案叫绝，让人们体会古人世界中的真善美。当然，以人物品评来歌颂传统美德，在著书立说的本意上就有说教味道。这点作者毫不掩饰，将他坚持的道德写在其中，真可谓“怀的是忧世之心，批的是歪风陋习。写的是崇古之文，评的是道德仁义”。

在笔者看来，这本书的最佳阅读方式就是用所谓“不严肃”的历史去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即使一知半解，也能感受到还有如此多生动可爱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活过——这本身不就是一种治愈吗？ □洪宇

新书讯

陕西青年作家李季诗集《风的肋骨》出版

本报讯（高鸿）近日，陕西青年作家李季首部诗集《风的肋骨》出版。

诗集《风的肋骨》分五辑22万字，收录作者140余首诗歌。诗集字里行间带着作者对人生和生命的理解，以及清亮明澈的生活气息。

李季的诗歌语言细腻不晦涩，其诗歌意象明快舒朗，始终有一种内置的从容与大气。她的诗歌用词准确、干净，具有内在的一种节奏感，所表达的思想则是澄明和坦荡的。诗人追求一种人与自然的互问与互切，从而让诗歌空间得到有效延展和无限联想，她的词语的情感强度和韧性也得到了考验。平静中隐含激情，对生活场景有一种难得的高敏感度，并保持警觉。她善于捕捉天空的光线、雨水和雪花，以及流过天际的风和鸣声，这些在她的诗歌中都有巧妙的发现，并与她的心境互为印证和呼应。诗集《风的肋骨》中的每一首诗都是结实的，由此也可以推断诗人严谨的创作态度。

李季，笔名陌小小，陕西柞水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商洛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诗刊》《绿风》《诗潮》《诗歌月刊》《延河》《辽河》等报刊。有作品入选《中国短诗选》《中国青年作家年鉴》中国诗歌网“每日好诗”。

